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七四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份價格農幣五百元

八分區各縣游擊隊民兵
積極進行護麥戰鬥

（新華社晉中電）孝義、汾陽、文水、交城各縣游擊隊、民兵積極進行保衛麥收戰鬥，配合主力作戰。

孝義

活躍於孝義邊山之分區地武一部，配合當地民兵游擊隊，從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一日，積極打擊閻匪鄉村武裝。五月二十三日，在距孝義城十餘里之大垣村與敵保警隊、鄉村武裝百餘遭遇，將敵擊潰，斃敵七名。二十五日，閻匪合會、鋪頭兩鄉公所及「民衛軍」「未捆隊」一百四十餘名，向我七區大槐、陸家莊出擾搶掠，遭我側擊，狼狽逃竄，斃傷敵三名。奪回敵搶走之耕牛、雜糧、衣物，交還羣衆。二十七日晚，我分路向敵進擊，一路襲擊距孝義城三里之八家莊、合會鄉村武裝，斃俘敵七名。另路消滅閻匪宜化、賀崗兩鄉公所武裝一部，斃傷敵特派員樊尚功以下八名，俘六名。六月一日，我活動在距孝義城十餘里之崇源頭一帶，閻匪二四九團以兩個營一個機砲連及剿匪大隊等七百餘人向我進攻，經我阻擊，斃敵中尉排長夏鴻旺以下三名，俘敵少尉排副孫鳳雲以下四名。以上十次戰鬥，共斃傷俘敵四十六人，繳獲機槍兩挺、擲彈筒一門、長短槍二十八支、衝鋒槍一支、各種子彈六百八十發、手榴彈二百五十枚、自行車三輛、其他衣物一部。

汾陽

民兵基幹連一部與保家隊，自五月七日至六月十一日，斃傷敵十四名，俘敵八名，繳獲機槍三挺、擲彈筒一門、步槍九支、子彈三百餘發、手榴彈十五顆、刺刀一把。五月七日，我六區民兵基幹連，在距宋家莊南三里之東堡樂上擊潰偽和鬱閻匪四十餘名。二十九日，八區保家隊在桑蟇坡以南擊潰閻匪番家莊游擊隊五十餘名，斃傷敵五名，俘敵一名。六月十一日，我八區保家隊，在盧家莊反包圍戰鬥中，擊潰番家莊敵區公所與鄉村武裝三十餘名，斃傷敵十名，俘敵六名。

文水

文水縣大隊及二、三區保家隊，於六月廿一日，在武村北面，將敵石永鄉公所人員及「民衛軍」包圍，經十五分鐘戰鬥，生俘敵鄉長李貴之以下官兵九十人，斃傷敵「民衛軍」大隊副以下六人。

交城

六月二十三日晨，六區基幹隊配合某村公所幹部，在距敵石千峯西台三里處，斃俘敵三名，繳獲步槍三支。五月二十七日晨，石千峯敵犯水家山搶糧，我基幹隊聞訊，跑步趕到將敵擊退，斃傷敵三名。（黎萃、根旺等）

興縣高家村夏鋤夏收忙
百餘婦女參加了夏收
婦女們注意實行節約，對好吃浪費的婆姨進行批評教育監督

（本報訊）興縣二區高家村於六月二十四日召開婦女大會，討論生產和節約問題，會後全村百餘勞動婦女即積極參加收夏田，聽說男子們多鋤地。白侯女變工小組，一早就上地挽草麥，四個婆姨能挽一畝多，挽得還要捎回來，再做的送飯和推磨。她們變工的形式是多樣的，如長拴家婆姨楊玉梅，給白滿元家挽麥子，滿元家女子侯侯給長拴家婆姨打穗子（紡織），白侯女娃下楊玉梅的工，是以織布來還。在她們變工影響下，六豐家娘和侯且家娘兩個老太婆，也變工挽夏田。全村婦女都捲入生產（往年該村婦女不上地，只在家中做輕勞動），一個婦女每天能挽半垧多夏田，最少也可頂下男人去鋤一垧地。代表委員白侯女，男人在外面工作，家中只留下她和兩個小孩子，一手人經營家裏的地，又要照顧孩子，參加變工組已將麥子收回。長拴家婆姨楊玉梅，天還沒亮就上地挽草麥，還要趕的回來做飯，做好再往五里外的架地給男人去送，送飯回來就是推磨，每天要供給七口人吃的窩窩餡，下午還要紡綫織布。婦女幹部胡鳳英，鷄剛叫就上了地，挽夏田、打卡棉花甚也做，下碼頭打吊桿水擔還子，一畝多地用不了一上午，人人都誇獎能幹。白來在家婆姨生產一貫積極，按鋤了一百多苗瓜，每天要担水擔，上地送飯挽夏田，回家紡綫織布，還要供做六口人的吃穿，黑夜推棉花圪搭、劉鋸子，一天到晚都不停。過去不勞動的二洪家婆姨等，也開始參加生產，上地收夏田，這樣騰出男子們集中力量鋤草，現全村約一千五六百垧秋田已鋤過頭遍，有的已開始二鋤。

該村婦女對節約也開始注意實行，如長兒家鋤夏田兩垧零二畝，估計最低能收粗糧一石二斗，除還一斗五升種籽外，計劃留四斗做明年的種籽，剩下的雜糧，三個人攪拌菜吃，趕秋田下來亦吃不完。對好吃喝的女人都進行了批評教育，幫助計劃打儉過日子的辦法，制止挽吃不熟青苗，或大吃闊吃的浪費現象。如白王女窮起把農會借給的豇豆籽都煮的吃了，把男人鋤花鋤回的工資也偷偷的花了，又把從農會借的九升麥種中拿出二升換的吃餅子，前幾日麥子還沒熟，她就挽回十捆打的吃了，婦女們對此非常不滿，除予以嚴厲批評和教育外，並讓鄰居婦女負責監督，不准再發生浪費現象，要保證把夏田吃到秋田。

按：該村曾於六月二十四日召開全村婦女大會，討論生產和節約的問題，會上，大家認爲土地改革後，家家都有了坪地，同時今年夏田多、秋田草大，夏收和鋤草又趕在一起，單靠男人勞動是不行的，當即決定全村所有能勞動的婦女都要參加生產，爭取多鋤、早鋤，增加產量。具體辦法是：一、全體婦女上地收夏田，頂替出男勞動力鋤地，全村共種草麥五十九畝九分，麥子一百五十三垧半，豌豆四十八垧半，全部由婦女負責收回。二、爲了使各家男人趕早上地鋤苗，由婦女往地裏送飯，會鋤的幫男人鋤，不會鋤的拔草間苗。三、家中的一切雜活營生，如担水、推磨、喂牲口都由婦女負責。討論中，婦女代表委員白侯女等提出組織變工小組，當即有一部分婦女響應，自願在舊有的紡織變工基礎上組織起三個變工小組（十個人、六戶），保證把他們家中的二十多垧夏田都要收回來。誰短下工，在秋收和紡織中歸還。接着討論節約渡荒問題，大家都說：女人是掌鍋的杓子，節儉浪費都在婦女們身上，要劃算的過日子，才能接上秋田，並渡過今冬明春。當即決定：各戶具體訂節約計劃，夏收後先把借下的夏田籽種還清，留下自己家裏明年的種籽，剩下的麥子都換成粗糧吃；另外，多集存野菜，攪拌菜吃，男人吃稠的，女人孩子吃稀的，保證家家戶戶都能接上秋田。（王秀梅、星）

兄弟部隊團結友愛
互相應援協同動作
——開封前綫報導——

（新華社開封前線四日電）前線記者報導：開封戰役中，解放軍某兩支兄弟部隊，在戰場上自動相互應援，發揚了協同動作，團結友愛的偉大精神。六月十八日夜，當某部突擊隊首先英勇突進開封南門時，其後續部隊未能緊接跟進。該部堅持既得陣地，孤軍奮戰達七小時。由宋門突入的另一支兄弟部隊某營得悉後，他們即迅速決定不惜用任何代價堅決與兄弟部隊打通聯繫。在他們前進途中，惠濟河擋住了去路，橋上早爲敵人密集的砲火所封鎖。但該營不顧一切強渡過惠濟河。渡河後他們又處於一面背河，三面臨敵的險境。敵人猛烈的砲火把他們臨時築成的工事摧毀了，賴以隱蔽的房子也着了火。但鋼鐵般的戰士們，仍然奮不顧身爬過重重障礙鐵絲網向前進攻。六連一排[illegible]孟紀帶領[illegible]前面，他一手拿着手榴彈，一手拿着哨子，一面打一面吹，向兄弟部隊進行聯絡。他們毫不灰心的尋找著，經過了很久，終於在蔣匪軍用倉庫附近，聽見了回答的聲音。[illegible]

北平各大學師生
反對蔣機轟炸城市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illegible]蔣介石使用美國供給的飛機轟炸開封和平居民的罪行，已激起北平各大學師生一致的正義憤慨。[illegible]「平市各大學教授已發起一項反對蔣機轟炸城市的運動」，[illegible]等教授一百二十二人已爲此發表抗議宣言，[illegible]亦簽名於宣言中。與此同時，平市[illegible]反對蔣機轟炸城市，並發表公開信，呼籲[illegible]包括向受殷恪管制由天主教主辦[illegible]。又據合衆社上海二十八日電引新[illegible]轟炸屠殺開封人民的罪行。他們[illegible]不斷濫炸的結果，已使和平居民死[illegible]校的七百學生中即有四百人爲濫炸[illegible]

我軍某部指戰員
行軍中發揚互助友愛
掉隊及生病現象減少

（新華社晉中電）人民解放軍某部在從進中行軍中，發揚高度的互助精神，減少了掉隊與生病的現象。「七二〇」大隊六連三班劃分二個互助組，除本班互助外，[illegible]揹機槍，幫助炊事員担油桶。除[illegible]互助外，尚進行思想互助，戰士們發現同班某洪洞的情緒消沉，就發動大家研究其思想，進行教育。各該幹部除自己以身作則外，[illegible]「七一九」大隊的幹部[illegible]到院裏，叫戰士睡在室裏。由於實行互助的結果，該大隊整個行程[illegible]人，最少時一人。（陳堅）

帮駐地軍烈屬割麥
「泰安」部通訊隊及交六區民工連

（新華社晉中電）六月二十二日，我「泰安」部直屬通訊隊在緊張的工作中，擠出時間幫駐地[illegible]軍烈屬割麥。二班楊宗敏、王承和等四人一下午就將[illegible]麥子割了，並運回來放到房子裏，防止落雨時霉壞。[illegible]（又訊）交六區民工連，聽到[illegible]「這是咱人民的[illegible]」時，因見該村勞動力缺乏，[illegible]當天下午即割了九畝半。

西北農民銀行寧武支行

發放信用貸款組織生產

幫助災區群衆剷闊口糧保護耕牛

（寧武訊）西北農民銀行寧武支行，經與縣府協商後，特給該縣災區發放信用貸款四百萬元，使群衆進行各種副業生產，如跑運輸、煤窰、紡織及試辦燒磁等，爭取口糧進行夏鋤，並保護耕牛。貸款委託各區發放，貸款對象：（一）生產上有困難的貧苦農民。（二）小型變工合作組。貸款期限爲兩個月至三個月，到期一定要歸還。爲了使貸款全部用於生產，防止分散和發生浪費，銀行決定與工商局生產股取得密切聯系，以便隨時研究總結，推動群衆生產。現各區得到貸款的農民，已組織起七輛牛車，牲口一百頭，剩餘人力一百五十餘個，分由代縣岢嵐和寧武四區運輸物資和糧食。（石俊明）

興縣木耳崖

頭鋤將完開始摟穀

代表王大才對解決夏鋤口糧組織互助變工起了積極模範作用

（本報訊）興二區木耳崖自然村夏鋤，在行政村代表兼本村生產委員王大才同志積極推動下，全村將結束頭鋤，已開始摟穀。今年春耕開始，大才耕地最早，小滿前三四天就把自己的七十七垧地種完，準備好一些柴火以後，於五月底就動手鋤黑豆。村裏的人看見他種得快，鋤得早，都說：「大才比咱們快一個茬茬！人家鋤完黑豆，咱們才種完地，咱也趕快鋤吧！」大家種完地，馬上就轉入夏鋤。這時候，大家最感困難的是夏鋤口糧。大才同志就和大家研究好，利用夏鋤前的空隙，組織本村八頭牛驢馱糧賺工資（從界河口馱到黑峪口，一百斤糧賺二十一萬元），滿共馱了十一天，大約賺得可換二小石米。王大安一個牲口一個人，連帶馱跑了三回，上賺下三斗五升米，夠三口人吃到接上夏田。八家馱糧的，口糧都得到解決。其餘留下六家最沒辦法的，一開會研究，大才提出將村裏存下的一石五斗義倉糧，給了王來富等六家，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同時群衆說，大才家九口人吃飯（三個勞動的），口糧也困難，要給他解決些。大才不要，他說：「你們沒辦法，應該解決，我以後活動些，我到嵐縣老三那裏閙上幾斗就接活過去了。」把大家的口糧解決，安置好鋤地，他就到老三那裏拿回四五斗糧食，拌上五斗麩，自己的口糧也能接活到夏田了。接着他就動員大家夏鋤，和大家研究變工，他說：「咱們的口糧解決了，地也能鋤了，大家自願找對象變工吧，怎的鋤完怎的好。」他首先將村裏的情況估計一下，全村十五戶，計了五百三十多垧地，除了有幾家要變工互助的以外，其餘都能鋤過。他自己有三個勞動力，鋤得又早，他快鋤完穀子，別人才開始鋤穀，他就採用臨時性的變工辦法，幫別人鋤。他看到有些人的穀子鋤不出去，就和他換鋤（穀子破苗最要緊，鋤遲了影響收成，也不好鋤）。中農王成元和弟弟王換小，兩個人種六十多垧地，王換小勞動不好，種的二十二垧穀鋤不過，王大才家三個人就和他變工，早晚飯各吃各的，怕誤營生，午飯送到地裏吃，給誰家鋤，誰家管這頓飯。變工手續很簡單，一架鋤一天（其餘變工的都用這種辦法），給王成元鋤了四天，把十垧穀苗鋤出來了，留下的他弟兄兩個能鋤過。貧農王大全，一個人種二十三垧地，有六垧穀子要破苗，眼看他鋤不過，大才對他說：「你鋤不過，咱們變的鋤吧。」給大全鋤了兩天，六垧穀留下兩垧，讓他自己再鋤，他現在抽不出功夫變工，等摟穀的時候再還，大全高興的說：「不是王大才幫助，小鋤也鋤不過！」地主王秉惠，勞動不行，別人鋤一垧，他才鋤半垧，今年種二十五垧地，七垧穀子鋤不過，大才看他鋤不過要荒地，他說：「他打不下糧食，明年就沒辦法，還不是咱們受害！」於是就和他變工鋤了一天（三垧）。貧農王來富，獨自一個人，要鋤地又要做飯，顧得家裏忙不出地裏，種的四垧穀子很難按時鋤過。後來大才兒子和地主王秉惠給他變，一垧半稠穀很難鋤，一個人要鋤四天，變起工來，一天就鋤過了。接着王來富又和王秉惠變的鋤了五六天，他種的十三垧莊稼都鋤了（現在王來富娶過女人）。村裏除了這些人需要變工幫助外，有四戶僱短工鋤草，今年的工資便宜，管吃飯才賺一萬元，王大安和王底樹是親叔侄，兩個人種五十三垧地，自己鋤不過，僱了十二個短工，就把穀鋤了。中農王全兒，三口人一個勞動力，種廿八垧地，有十來垧穀，他口糧有辦法，僱了十多個短工，把地也鋤過。留下六家自己有勞動力，沒有變工，自己已鋤過了。到現在，全部穀子已鋤過，各種莊稼的頭鋤也快完，只留下陰地立坡的糜子不能鋤，王大才家需要鋤的莊稼都已鋤過，又是他較先即二鋤。

洪趙民兵大隊長會議

討論整頓與發展民兵

（新華社呂梁電）洪趙縣武委會於六月十二日召開民兵大隊長會議，討論整頓與發展民兵問題。會議首先對過去民兵工作作了檢查。大家認爲一年來，民兵在參戰參軍當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在臨汾戰役前，各區輪戰隊經常活躍於游擊區和敵人據點附近，保護了群衆生產。臨汾戰役中，許多精幹民兵參加了支前工作，並積極剷捕臨汾逃竄的潰散蔣閻匪。土改以來，從民兵組織中淸洗了地富及奸僞份子，增發了與提拔了不少幹部，民兵思想也提高了，此次參軍運動中，就有六七十個青年民兵帶頭參加了正規軍。但在民兵工作上仍存在着以下幾個很嚴重的問題：（一）有些地方由於土改中，只注意了民兵組織的純潔，未注意發展民兵，因此至今二、四區十三個村根本沒有民兵，五區也有同樣情形，像五百戶人家的北段村，只找了三個民兵對象，還怕有毛病不敢發展，現在仍是個空白村。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縣、區領導上對於土改中純潔民兵組織的方針，沒有很好研究，因而對於發生過左的偏向沒有及時糾正，從去年三月以來，根本沒開過一次民兵工作會議。甚至有的區民兵隊長還不知道歸誰領導，不了解縣武委會是幹甚的。一區區長把民兵隊長派去專門種菜，平時也當作通訊員去使用。五區有些村子，常有兩三個民兵，在農會或村公所謂雜差。區民兵幹部下鄉也不找村裏的民兵，形成沒有組織領導的嚴重現象。（二）民兵編制也不統一，有的叫委員，有的叫隊長，有的只有隊長沒有隊員或只有一個隊員，組織極不健全。（三）對輪流參戰民兵，不記工，還要另服軍勤；對過去光榮犧牲了的民兵家屬與負傷民兵不關心，不照顧；對參戰民兵家庭生產困難，也不積極幫助解決。如四區垣上民兵范天勝，於去年臘月四崔傢戰鬥中負傷殘廢，沒有很好照顧。一區宜家莊民兵楊萬緣於去年保衛麥收中犧牲於馬牧村，家中困難，埋葬時借的一石二斗麥子，直至今年才從鬥爭果實中歸還。前次垣上參戰民兵張多給村農會寫信，叫幫助家裏種夏田，農會沒有管，影響民兵情緒。根據上述現象，會上確定：一、繼續審查民兵，整頓組織，大量發展與擴大民兵。在審查與發展中，提高民兵思想。吸收貧僱農、中農參加，並將貧僱農新中農積極份子爲骨幹。十個人以下編小組，設組長一人，十人以上十九人以下者編小隊，設小隊長。幹部要民兵選舉，農會審查批准。建立組織生活，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鼓勵民兵爲人民立功，並建立與群衆的密切關係。二、吸收積極勇敢，家中有靠頭的青年，建立民兵基幹連，作爲參戰骨幹。參戰中要記工。區大隊長直接兼任民兵基幹連長，配備優良武器。三、動員民兵參軍參戰，保衛群衆翻身利益，教育提高其覺悟，建立民主的評功與賞罰制度。首先將從前的功勞評定進行獎勵，對傷亡民兵一定要慰問與照顧；過去未領撫卹金、積蓄金的，立即補發。對參戰民兵困難，農會保證解決。四、民兵幹部要專搞民兵工作，各部門要幫助民兵工作，區級領導上與村代表會要經常研究和檢查民兵工作，幹部配備與調動要通過武委會系統。（章固）

河曲二區救災救荒中

廣大農民發展工礦生產

解決了農業生產困難並幫助河府災區群衆二十九石五斗糧食

（河曲訊）二區樓家嶺、柳林堡、劉家塔等六個行政村，廿一個自然村，依靠工礦業生產，解決農業生產困難，渡過了災荒。劉家塔行政村有四百餘人進行掏砂、燒碱礦、掏炭生產（內有偏關和其他區的一百餘人），每天可收入小米二千二百斤。掏砂工人劉河如，每天掏砂換米十斤多，可解決全家五口人和地的口糧。許多參加燒碱礦的人，爲了兼顧裏外生產，都採用合伙變工種地和朋夥燒碱礦的方式，郭家溝光眼等五家，僱牛變工種地三十七垧，集體僱請別人廿七垧，又合作購了三百斤碱礦，使得五家的口糧和牛草料困難完全解決。柳林堡一百廿多個群衆，分日、夜兩班輪流掏碳礦，使農業和工礦生產兩不就誤。有些家中只有一個勞動力者，就上午種地，下午掏砂。爲適當組織和發揮剩餘勞動力，楊家嶺村掏砂工人，五天大換班和結賬一次，按發股分紅，使大家都有參加的機會。劉家塔僱有五十多個婦女兒童揀砂，每人一天也可收入一斤半米。郭家溝二命則每天下午抽空揀砂，十七次賺米一大斗，買牛草一千多斤，還補助了口糧。據統計！全區八個行政村、五十個自然村中，有六個行政村、二十一個自然村燒碱礦，燒碱礦並推動了燒磁、掏炭、運輸等生產的發展，全區參加此種工礦業生產的，達一千七百多人（估全區勞動力三分之一强），其規模超過四四年大生產時的兩倍。僱得燒碱迅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是縣生產會議以後，工商局大量收買碱礦，碱礦銷路有了保證。同時並給許多缺乏資本的，貸出口糧和工具，全區共發來五十多石，解決了工礦業生產中的具體困難。樓子溝行政村貸到十七石砥鍋米後，很快恢復起兩座炭窰，還新開了一碳礦窰。貸出的這些米，現在大部分都已歸還了。關區群衆，不但戰勝了災荒，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下，各村群衆更捐助了二十九石五斗糧食，幫助河府災區救災救死。此外，劉家塔村，工礦代表劉河則，並幫助安置了偏關和其他區村的五十來個災民，並介紹了十多個討飯的河府災民去給人鋤地打短，找到臨時職業。現在各村代表，正發動群衆夏鋤，柳林堡一百三十個掏砂的，現只留下四十多人掏，其餘回去鋤地。各村代表都有信心不荒地，並繼續抽出時間，進行工礦生產。（鳳林）

第六後方醫院

三月來工作有顯著成績

七十五位同志得到大會表揚

（本報訊）第六後方醫院，於六月十三日開大會總結了三個月的工作，並對工作積極的立下功勞的同志予以表揚。三個月來，由於醫院全體同志努力工作，對治療、護理、生活等方面，都盡到責任，因而工作收到很大成績，單以五月份突擊治療來說，治癒傷病員佔收容數百分之六十三點强，治癒重上前綫的佔收容數百分之五十二。在緊張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工作特別積極的同志，他們對人民立下功勞。例如醫生董振昆對傷員細心負責診治，五個破傷風都在他盡心治療下痊癒了。解放了才半年的醫生宋學禹，治病診斷很細心，另一解放醫生張恩發這次也因工作好而受到表揚。護士中受獎的也很多，例如李寶仲不怕耐心的護理傷員，而且抽空給傷員縫洗衣服被子。有一次，白天事忙，乘月夜趕的縫製。小護士李金貴給重傷員一勺一勺的喂流食，一直至照顧到好爲止。李秉本同志對傷員態度和藹，並經常解釋安慰，縫補衣服親如家人。王延同志發高熱到三十八、九度，依然不停止的工作。炊事員蔡保洲等同志，工作非常積極，頗得傷員同志讚許。其他王延選、張啓賢等同志，則非常注意節約。在這次會上受到表揚的同志，一共有七十五個。受到獎勵的解放醫生張恩發說：「共產黨今天也給我記下功勞了，在國民黨軍隊裏，吃苦是自己，有了功勞是當官的。今天我能給人民做事，也能得到人民功臣的稱號，我很光榮，一定要堅決幹到底。」（張軍）

離石城關男女群衆

熱烈招待傷員

（離石訊）離石城關群衆熱情招待傷員。六月二十一日，前方下來的傷員路經離石時，城關貧農團、農委會特組織了慰問委員會，並在群衆中分了小組，有計劃的招待傷員。南關婦女委員張林英，東奔西跑去組織慰勞，東關婦女去的晚了，她便很快在南關組織了二十幾個婦女去代替那一小組工作。自己慰勞了雞蛋十個，饃饃十四個，黑糖一兩，並給傷員喂茶水，擦汗水。任老虎的女人張改英和南人田潤的女人，見有的傷員沒有毛巾洗臉，各把自己的毛巾送給傷員。楊之昌女人及她的兩個妯娌，早早起來，連飯都不吃，就在路口等着招待。張四梅、田守珍的母親，一連三天不等吃早飯，就推動婦女在南關路口等候。她們愛護傷員像愛護自己子弟一樣，傷員們都很感激。（任玉）

東北軍區司令部決定釋放被俘英籍技師

克氏對我解放軍優待甚爲感激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定於七月七日釋放前在營口戰役中蔣軍破冰船上被俘的英籍技師克萊克一名。司令部發言人發表此事經過稱：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即我軍解放營口的第二天，突有破冰船一艘，由國民黨佔領之葫蘆島方面開入營口港。我軍當即登船檢查，並命令船員登岸考查其來歷以便處理。我解放區民主政府與人民解放軍，在通常情況下，對於通常外來船隻及其中的通常中外人員，一貫採取保護政策；但此破冰船則係在直接戰爭情況下由敵方開入我港，服務於敵人的軍事行動，自須將該船及其中人員扣留檢查。船員登岸後，蔣軍飛機即飛來將該船炸毀，但船員因我軍保護未受損失。船員除中國人二十三名外，尚有持英國護照之技師一名，均經送往我軍後方訊問。該英人據談名克萊克，年二十六歲，英國人。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由上海到塘沽，在國民黨「北極一號」破冰船上担任技師職務。我軍於查明該英籍技師僅係普通以技術謀生的職員後，決定於七月七日將該英人釋放，送到瀋陽西北新民縣城西北廿公里的彰武屯，以便他可以搭飛機赴天津和上海，與英國領事館連絡。又訊：被釋之英籍技師克萊克於行前發表聲明稱：我是英國人，職業是海員，在船上當工程師。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受僱於塘沽，在「北極一號」押船上當技師長，指導機器間的人員開船。在「北極一號」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即離上海赴塘沽。十二月十四日到達塘沽後，即担任破冰工作。十二月二十四日該船開赴葫蘆島，亦担任破冰工作，該船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離葫蘆島赴營口，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晨抵營口，沿河（按遼河）口行駛，即於該地爲人民解放軍俘虜。船上工作人員被要求將船駛岸，以便同來的貨船（按即押船所押的貨船）卸貨。二月二十九日我即離船，並被拘留。我從營口經過許多城鎮，於五月十三日到了哈爾濱。途中護送我的和我所接觸的政府官員都對我非常優待，在哈爾濱對我待遇亦很好。在赴哈途中，聽說「北極一號」被國民黨飛機炸毀。在我住在解放區期間，我感到解放區情形，與在國民黨區時另外一種要使我相信的情形十分不同，軍隊中各種行爲和軍紀都非常好。每個士兵都感到他自己就有爲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責任。解放區裏每一個人對民主政府政策所受的教育，使他能更易了解他們奮鬥的目標，和使他們對於前途有了極大信心。在解放區裏，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已經確立，物價很穩定，土地改革實現以來，農民生活情形已經大爲改善，解放區所有人民都有一種安全的信念，他們自動的擁護民主政府。我認爲內戰的勝利必屬人民解放軍，全中國人民也將被解放，而能永享美好的生活。因爲我不能講中國話，而且此地並無適當的工作可做，民主政府如能設法遣送我回去，我是很感激的。克萊克（簽名）。

徐州東南攻克張山集

淮海地武護麥戰獲勝

（新華社華東前綫四日電）蘇皖邊區我軍迭獲勝利：（一）江淮軍區解放軍十九日攻克徐州東南八十餘里的張山集敵據點，殲匪蕭縣保安隊機砲連全部，並殲從大李集、滄塘溝（泗縣、靈璧）以北五十里一綫）出犯之敵暫五九師一八零旅的一個營及一個連，共斃傷俘敵正副營長（魏）五百餘名。（二）淮海區（轄淮陰、漣水、沭陽等九縣）地方武裝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五日間，連續襲擊自隴海路、運河、鹽河及沭（陽）新（安鎮）公路等交通綫出犯搶麥之敵，並予自阜寧地區回竄隴海路之敵暫七二師、暫八三師以不斷阻擊，先後殲敵七百六十餘名。（三）鹽阜區（轄濱海、阜寧、淮安等十二縣）地方武裝六月十二日配合野戰部隊攻克漣水東北三十里之大程集，集結該地準備搶麥之敵漣水保安團一部共二百七十餘人全部被殲。（四）二分區（轄寶應、高郵、興化等五縣）興化縣地方武裝五月二十五日在興化城東襲擊搶麥的保安隊，生俘敵六十餘名。

以上各次戰鬥共繳獲迫擊砲四門，六零小砲十一門，輕重機槍四十四挺，衝鋒槍二十餘支，長短槍五百四十二支，及軍運糧船十五隻。

日工會領導機關選舉中進步勢力又獲新勝利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東京消息：日本進步勢力在工會領導機關的選舉中又獲新勝利。六月二十二日，在秦良召開的「全日國營遞信（按即交通）工人工會」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日共及進步份子已擊敗了右派份子。大會新選出之四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當中，日共黨員及左翼份子佔百分之五十六，中間派佔百分之三十三，右派僅佔百分之十一。青年人民左翼聯盟領袖土橋一吉，已以四三六票對九四票之壓倒多數，擊敗右派候選人長岡幸次而連任該會主席。三名副主席中，有兩名係日共黨員。全日國營遞信工人工會擁有會員四十萬人。自今年三月以來，它曾領導了一連串的罷工鬥爭。

另據法新社二十八日電，日本國營鐵路工人工會，已指令日本一切火車司機，在每日上午十時鳴笛一分鐘，以抗議蘆田政府增加火車費的提案，該提案現正在日本國議會討論中。日本國營鐵路工人工會之領導機關曾於五月底改選，改選結果，日共黨員及左翼份子在中央執委會中佔多數。

物價飛漲，要求增資

滬一萬二千水手罷工

該市碼頭工人亦發動罷工以爲聲援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據各外國通訊社報導，上海拖船及駁船水手一萬二千人，爲要求增加工資，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起開始罷工。至第二日，該市碼頭工人亦已發動罷工，以爲聲援。當日已有六艘輪船停航，其中至少包括兩艘美輪，即「羅吉爾斯山號」與「瑞蓮熱潮號」。由於資方已被迫答應工人增資要求，水手及碼頭工人已於二日復工。江海關驗員兩千人於六月十八日開始的罷工，至第四日，仍有半數未復工。他們提出的要求是恢復已被無理解散的爲職員所組成的「福利協會」和改善待遇。據天津民國日報六月三日廣州專電：廣州各業工人亦因物價飛漲，曾要求「以米折薪」提高待遇，罷工事件迭起，縫工、旅店業、茶店、麵粉、礱穀等業勞資糾紛迄未解決。

西北野戰軍節食救災

（新華社西北電）在西北野戰軍前綫司令部、政治部號召下，西北解放軍各部已熱烈展開每人每日節約麥子二兩的救災運動。

不屈不撓終獲勝利

滬私立中小學教員反飢餓鬥爭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綜合外國通訊社消息：上海全市私立小學校教師會於六月二十六日推派代表約二百人赴蔣記市參議會請願未得結果後，各私立中學教員亦參加此一反飢餓鬥爭，於二十八日聯合推派代表約七百人（據塔斯社），包圍蔣記市府教育局請願，要求立即實現每一個教師發給一千萬元之救濟金，及每月按照公教人員待遇配給大米三斗的合理要求，因未獲得答覆，當夜他們就集體的露宿在教育局門口，二十九日大雨中他們仍不散去。據路透社報導：滬市私立中小學教師的鬥爭，獲得許多學校師生的支持，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送給他們一幅寫有「不屈不撓必獲勝利」的旗幟，示威的教師和前往慰問的學生一起高呼「我們要飯吃」等口號，合唱愛國與反飢餓的歌曲，並在「警備森嚴」的教育局門口上貼滿反飢餓的悲壯標語。由於全市私立中小學教師的堅決力爭，上海蔣記市政府教育局已被迫答應預支每人五百萬元。

國際一週

歐洲方面：在反動的倫敦六國會議之後，蘇聯、新東歐七個新民主主義國家於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華沙舉行了八國外長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切合一切國家的利益而且真正爲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對德問題方案」（莫洛托夫）。會議發表了嚴正的宣言，表明了八個國家在對德問題上的兩個基本態度。第一，八國政府堅決反對美英法比荷盧六國締結的倫敦密約，該密約旨在從政治上經濟上肢解分裂德國，而提對德和約於締結，抗拒德國非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恢復德國的戰爭潛力，使西德的經濟附屬於美英資本等等破壞雅爾塔、波茨頓協議的措施。第二，八國政府願意遵照雅爾塔及波茨頓協議的精神，「蘇美英法四國協議的辦法，使德國最後非軍國主義化，管制魯爾重工業，建立全德民主臨時政府，締結對德和約以及解決德國賠償問題。」華沙會議對德問題的態度，受到法意等國廣泛的同情。羅馬新聞晚報說：「西方國家必須接受華沙建議，立即開始四國談判，這是留給他們的唯一道路。」

按照倫敦密約，德境美、英、法當局六月十八日宣佈了所謂「貨幣改革」，並頒佈命令於六月二十一日起在西德單獨實行，以新的「德意志馬克」代替原來流通德國全境的馬克。這一勾當的目的，「在於保證大財閥，首先是那些與美英獨佔資本維持密切聯系的德國獨佔資本家獲利，對於德國西部勞動人民，則是極端殘酷的剝削」（華沙會議宣言）。因爲這個所謂「貨幣改革」的結果，一個新馬克等於十個舊馬克，原來流通的馬克價值大大地貶低了，西德勞動人民的物質條件，必然加速的惡化。這個「貨幣改革」，引起德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代表全德各階層、各黨派、各團體的德國人民委員會，德國統一社會黨和德國經濟委員會，都相繼發表宣言，強烈抗議這種分裂的反動行爲。爲了保護蘇佔區德國人民的利益，蘇佔區當局除表示抗議外，亦不得已宣佈自六月十八日晚起，停止東西佔領區之間的交通，水陸貨運也必須經過澈底檢查後才許通過；並決定自六月二十四日起，在德境蘇佔區和大柏林區的整個領土內實行貨幣改革，保證一切工資物價維持原有水平，以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

爲了反對廠主聯合會拒絕重新厘定工資的要求，意大利總工會於六月二十四日發出命令，號召全國工人在七月二日舉行總罷工半天。六月十五日都靈總罷工之後，二十四日又發生了三十萬米蘭工人的半天總罷工，彼蒙及利古里亞省工人的一天總罷工，和二十六日全國十二萬食品工人的罷工。法國總工會號召抗議克勒蒙腓隆流血事件所號召的全國一小時總罷工，已於六月十九日按時舉行。在與廠方獲得協議以後，克勒蒙腓隆城的總罷工已告結束。比利時二十五萬鋼鐵工人的總罷工亦已結束，工人可獲得約等於原有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計勤酬金」。英國倫敦港兩萬碼頭工人的罷工，不顧工黨政府和工賊們的各種威脅，仍在堅持中。利物浦及伯肯黑德的一萬一千碼頭工人現亦舉行同情罷工，以聲援倫敦的碼頭工人。

美國方面。美國第八十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已於六月二十日閉幕。在共和與民主兩黨反動派的串演下，這次會議通過了扶植西歐與遠東反動勢力的六十億三千萬元的「援助」撥款法案（其中包括「馬歇爾計劃」四十億元與「援華（蔣）計劃」四億元），又通過了徵召十九歲至二十五歲美國青年服役二十一個月的徵兵法律，以及一百四十億元左右的龐大軍事預算。美國國會最後幾天的會議，「援外」撥款法案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衆院於六月四日通過，將「援外」撥款總數由爲期十二個月的六十五億三千三百萬元，削減爲十五個月的五十九億三千三百萬元。其後，參院又於十六日通過了爲期十二個月的八十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的法案。最後在兩院聯席委員會上通過的，[illegible]仍爲十五個月的六十億零三千萬元的折衷撥款法案。

自六月二十一日起在費城（非亞）召開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三日通過了代表美國金融資本家利益的反動政綱。這一政綱主張對外繼續執行侵略外交，對內實行壓迫勞工。在金融巨頭與幕後操縱之下，反動份子紐約州長杜威與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華倫「當選」爲該黨今年大選中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遠東方面：馬來亞反抗英策和民族歧視的羣衆暴動，在六月份內日益擴大。這次事件的發生，是英國馬來亞統治當局採取經濟共反民主高壓政策的結果；但英國當局仍繼續採取高壓政策，並捏造以馬來亞共黨參與此次事件的謠言。暴動發生以後，英國當局授予軍警「特別緊急權力」，實行瘋狂的鎮壓。截至六月十二日止，已有八百二十一人被捕，僅六月二十四日一天，自新加坡及馬來亞聯邦被逐出境者即達二十二人。暹邏攏法西斯戰犯鑾披汶政府，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合作之下，六月間對華僑大肆搜捕。華僑學校和華僑搜查；南洋中學校長、教員、學校建國教總會、教育協會及婦女等民主人士已有四十一人遭逮捕，暹羅華僑民主人士均被迫，報紙如全民報等均被鑾披汶政府停止出版，籌謀將大批華僑逐出境。越盟於六月二十一日紀念「越南抗戰一千日紀念日」。十一日越南民主統胡志明發表聲明，斥責法國政府狗政府的陰謀，並宣佈和任何外國可能締結的一切無效」。同時，越南部指揮官阮平將軍下令緝捕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阮文斷。

日本於六月二十三日爆發了所大學及高等學校的大罷課，六日止，已有一百一十所學校捲入罷課浪潮，罷課學生抗議政府增加學的建議。

進軍到晉中平川

周明

十八日的晚上，月光明朗，看不到頭和尾的部隊，像滔滔的黃河一樣，直向晉中平川沖激而去。一望無際的黃金色的麥浪起伏……戰士們快步走着，只有一個緊張的心情：保衛麥收，解救苦難下的晉中人民！

夜深了，各村羣衆有的站在門口或在窗前瞧着解放軍，路經汾陽某村，一老太太辨明是久盼的解放軍來到，她立即提着水罐送向街頭，黃瘦的臉上泛起微笑：「唉！早就盼望上你們！」

淪陷的東方不時發出了一閃閃的火光，登時，轟起「隆隆」的爆炸聲，同志們興奮的壓低嗓子議論：「東邊也開動了，這一下，晉中閻賊要完蛋了！」

次日黎明，來到演武鎮，它是汾陽平川的一個大鎮。

這一帶的羣衆曾在民主政府領導下，進行過反奸霸鬥爭，農民們打垮了敵僞漢奸統治，正逐漸恢復生產時，卻伸進了閻匪的魔掌，一年來閻匪特演武鎮已踐踏的那樣陰森黑暗，到處佈滿敵人的罪跡：牆壁上寫着恐怖標語：「常備兵潛逃三次以上者處死刑」，「妨害兵役罪，國防部規定加重論死」，「意圖避免兵役反抗者處死刑」……

每家院門上則有門牌登記及「院長」姓名牌，據說閻匪規定每個人都要有三證五家連環保（三證是編組證、國民居住證和轉生證），外出另還得有「路證」。

演武人民，從親身體驗中分清了敵我。當他們一看到久盼的解放軍之後，熱情招待駐入各家的部隊，騰出房子，燒熱開水，婦女、小孩走向街頭來看解放軍宣傳員貼寫的新標語、傳單。霎時，一切敵人的反動標語一掃而光，村裏響起了一陣陣的鑼聲，老鄉要集會討論如何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幫助我軍。在村公所的門口，五六個老鄉痛訴了敵人血腥罪行：「去年十一月間，閻匪武安「鄉村」將韓明山、陳恩義、趙來保三人，在西堡莊「轉生」時，無故打死；後來「鄉村」又把五十餘歲的農民王兆眞及王克有等六人抓走，說是「盜的當了兵」，後來才知道都是被填到義安據點的苦井裏。他們又把現在和前年民主政府在時顯烈的作了對比：前年咱五區在時，全村三百餘戶，家家不愁吃穿，街上有同記等二十幾家生意，一到三、六、九逢集時，人山人海。這二年可把人害壞了，全村減到二百餘家，地荒了三百來畝，兩家小舖也是半開半不開，一開春就吃上灰條、沙蓬草，吃的人頭腫了，姓李的一家六口人都得了傷寒，臨個炕上。王有富、還全惠等二十餘人已被餓殘，但「鄉村公所」仍三天兩頭逼要糧款，眞如乾骨頭上榨油。全村裏只有十三、四頃麥子，看的剛到口邊，「鄉村」又派下夏徵一千五百石，全打下也不夠交他的，前天「鄉村」把村裏「民衛軍」逼上走了，婦女們哭的淚汪汪的。

最後，他們都興奮地說：「我們成天的盼望你們，今天救星可真的來了。」

張玉蘭與傷員

重捷

陰曆二月十九，大馬營紮下醫院。婦女委員—張玉蘭，早在前兩天，就已召集全村婦女，開過兩次會。她說：「沒有解放軍，咱就不會分到土地，分到籽種，分到口糧。他們爲保護咱們翻身受了傷，咱就該自動讓出熱炕給傷員住，把窯收拾乾淨，盡量優待他們。」

那天夜半夜，傷員大批地抬至村裏，她在睡夢裏，聽得街外鬧嚷嚷的，大門外有人吼叫：「婦女委員在嗎」？便急忙起來接待，出去沿門挨戶去問傷同志們：「你們從那裏來」，「甚時候帶得花」，「爲我們翻身，你們可是立下功勞」……還模範走到那家，問到那家，此外還不住時地安慰羣衆：「好好招護，先給送上開水」，「看見起不來，扶一扶」，「不能吃喝，咱給喂一喂」……直到天明，她才返回家去。以後仍常去各家找傷員談話。有一次，她發覺梁占奎老婆有時對傷員不耐心，她就和梁占奎的老婆進行談「同志們爲咱流上血打頑固，受傷住在咱家，咱還能慢待他們」等話，那以後，梁占奎老婆轉變了，會一連三四晝夜不睡覺，耐心地服侍着住下的傷員。

醫院每天給傷員換藥，每天有換下來的舊繃帶，大馬營婦女在張玉蘭發動領導下，每天出兩個人，幫醫院都洗，洗得乾乾淨淨。洗時必須用冷水，那時右玉一帶天還很冷，所以有些婦女竟把手背被冷水激開許多裂子，但她們毫無怨言，因爲大家知道：「血和膿還不是爲保衛咱們流的?!」

傷員們的衣服、被子等，有的髒了，有的破了，張玉蘭就號召全村婦女，本院管本院，幫助拆洗。張日高老人，給拆洗了兩床被子，讓洗出幾條褥單，她媳婦成天不離針，不離線的忙個不休，給這個縫完，又給那個縫。有時一些傷員找張玉蘭讓婦女給洗補衣裳鞋襪，三件五件的她便自己做了，她知道大家夠忙哩。

醫院初住下時，她既羅一位掛花的幹部，那個同志想買得吃隻雞，她就把自己的一隻雞殺了，送去，村中羣衆知道這事後，婦女們都你三顆、她兩顆的拿雞蛋去慰勞傷員。

她院裏住着的七八個衛生員中，有一個小同志叫倪錢，害了病，她聽說他想吃碗涼粉，她鬧不到涼粉，就煮了三顆雞蛋，用冷水泡涼，給倪錢送去。

醫院在他村住了半個多月，同志們和她都慣熟了，張玉蘭，今年三十三歲，男人當長工出身，土改中她家分到了足夠的土地，她永遠忘不了自己是靠共產黨翻起身來的，所以只要家裏有的，都捨得給自己的軍隊吃，自己能辦的都願盡量幫助軍隊，她常把軍隊看做自己的親兄弟。

北依潤村的血債

「閻錫山殺人不眨眼，「自白轉生」開得殘，平介一個小地面，一下殺了七百三。」

當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在從進到平介閻佔區唱起這支歌子的時候，羣衆聽了都暗暗地流下眼淚。因爲這是羣衆心裏的話，這是閻匪錫山帶給晉中人民的血和淚。

北依潤村是平遙西鹿鄉的一個自然村，全村一百四十多人家。日本投降爲解放軍解放，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權，羣衆開始過着民主建設的愉快生活。但在去年麥收時節，閻匪侵佔了北依潤村，全村羣衆立即過着以血淚洗臉的悲慘日子。九月間，閻匪兇首梁化之親自到平遙實行殘暴的「三自傳訓（即自清、自衛、自治）」，從參加受訓的人中，展開「鬥爭」與「突擊」，以後就成爲「自白轉生」的對象。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平遙大逮捕，當晚就有二百多人被殺死了。在這次殘殺中，北依潤村任重林、任勇勝、紀國子等五個窮苦的老百姓被捕去後，嚴加管押，一滴水也不讓家人送去。到二十四日，匪徒強迫從十五歲以上、五十七歲以下的男女羣衆參加「自白轉生」大會，要每人從七歲到現在和共產黨、民主政府及人民軍隊的關係完全「自白」出來。會前，匪徒把抓的人決定了死刑，不管你「自白」的怎樣，那些爪牙特務就在下面亂叫：「亂棍打」，將「兵農基幹」與僞「民衛軍」中的壞蛋份子，就朝頭用亂棍打，並強迫羣衆打，直到打死。母親看着自己兒子，妻子望着丈夫，兒子哭叫爸爸；哭在臉上恨在心裏，誰也不敢牙縫裏說出個「不」字，誰又敢去說情。但野獸們卻在一旁狂笑。北依潤村五個老實農民就這樣慘遭打死了。

緊接着，閻匪就普遍展開「轉生」運動。每個羣衆都必須寫一張「自白書」，不還樣做，就要被亂棍打死。在北依潤村又有十二個被俘農民被逮捕去慘殺了。實示則被抓到據點裏，匪徒將他從樓上推下摔死。農民李旺興等人被用碎刀刮死，鍘刀鍘死。

在「自白轉生」中，被毒打的就數不清了。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沒有吃的，獨自一個人，民主政府救濟了她一些糧食，閻匪回去，就被閻匪鄉村人員發現了，就叫去老太太逼其「自白」，吊打不算，坐了「老虎凳」，又把筷子挾在手指縫中拷問。但她仍是什麼也沒有說。到現在，她的手還沒有好。農民李三兒被害後，只剩下妻子一人，敵人又把他妻子扣起，也用筷子挾她的手指縫，强迫她「自白」，直到現在手還不能動，成了殘廢。

在閻匪的殘殺下，已造成恐怖世界。老婆漢子，父親兒子，雖然睡在一條炕上，但黑夜不敢說話，特務們一聽見你家人說話了，就說是「謀造反」了，就說不定被亂棍打死或被活埋了。但是，不管閻匪怎麼慘無人道的殺戮，人民仇恨的怒火是撲滅不了的，當見到人民解放軍的時候，他們痛苦地流着眼淚，憤怒地咬着牙根說道：「恩人可來了，向閻斜子要人命賬去！」

鋤草農諺

立夏三日來鋤田。
鋤草七次八米二糠。
秋好憑鋤，麥好憑收。
秋田出在鋤裏。
不鋤打八斗，鋤了打一石。
天旱不誤鋤田，雨澇不誤澆園。
鋤頭上有水囤。
先鋤後鋤，差下分數。
種棉切忌深，鋤草要鋤根。
花鋤七遍，疙瘩連串。
濕鋤糜子乾鋤花，落雨裏鋤芝麻。
穀鋤針，糜鋤心。

「人民的天下大了」

——訪問關內職工代表團——

記者走進代表團宿舍的時候，首先會見了著名的勞動英雄趙占魁。他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但是還是那樣的堅毅和強壯。在關內解放區，他的模範事蹟職工們是人人皆知的。現在他是一個公營工廠的工會主任。在去年三月胡匪魔爪伸入延安後，他和全體職工們將他們的工廠做了轉移，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下堅持工作，有時部份工友武裝起來，掩護另一部份工友進行工作，仍然能超過原定的生產任務。在談到這次來哈的經過，他興奮的說：「咱們的天下大了！人民的天下大了！這次我們走了幾千里路，全是咱解放區，處處都有組織起來的咱們的人。尤其是看到東北解放區的大的工廠建設和強大而有組織的工人兄弟隊伍，眞高興極了！這就是毛主席領導下中國人民偉大的勝利啊！」

其次，記者會見了張秋鳳。他是個關砂工人，抗日戰爭時期就在晉綏解放區，是晉綏有名的特等勞動英雄。無論過去和現在，他都能很好的團結工人和克服一切物質條件的困難而進行生產。他在提到西北工人和環境作艱苦鬥爭時說：「西北工人一方面緊張生產支援戰爭，一方面還在和蔣胡作不斷的鬥爭。工友們在今年普遍的利用工餘開荒種地，單是我所在的那個工廠就種了八十畝地。」當他談到東北工業的迅速恢復和新建設的迅速開展，以及工人生產熱情不斷提高的時候，呈現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不時的露出勝利者的微笑說：「這是毛主席的領導和勞動兄弟們努力的結果。」

晉察冀的代表勞動英雄高宏⋯、狄希林等在談到入東北解放區的印象時說：「一進入東北解放區，就感覺到東北的工友是組織起來了，一切工廠和鐵路都辦得有組織，有計劃，有秩序。比如我們坐的火車，準時開出，準時到達，一分也不差。工會組織很普遍，職員知識分子也都參加了工會。工友們學習情緒很高，他們有內容充實的壁報，完善的工人俱樂部，定時的生產品展覽，每樣活動都說明了工人在技術和政治上的不斷進步。在工廠裏，到處可以看到工人們在那兒踴躍地生產。我們在某地一個工廠裏，看到一架機器，這是與偽人都認爲修不好的，可是經過了我們工友的手，現在它動起來了。」東北工人政治覺悟的提高，還表現在立功運動和勞模運動上。每個人都訂了嚴格的增產立功計劃，每個人都勤勞奮勵，英雄好漢不斷地湧現，這使我們很感動。在某地，工友們聽說我們來了，都團了上去，十幾歲的小女工們也趕上前來握手。我們每到一處，都有許多的工人兄弟們來熱烈的歡迎我們，向我們招手歡呼，充分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友愛和團結。」

四十八歲的華東職工代表團副團長張錫林，是當誰二十多年的鐵工，現在是山東省工會的副主任兼魯南工會主任。剛毅的身材，黝黑的面孔，眞是典型的山東健兒。他跟記者暢談了敵我長期艱苦鬥爭中該區工人的英勇事蹟，從拆鐵路，破壞層層的⋯⋯給我軍帶路，到組織有×××名的工人糾察隊，徹底特務，保衛國井，配合主力追剿匪偽王耀武等等。鐵中代表們列舉在追剿裕時軍部隊七戰七捷的光榮事蹟中，描繪了如果工人糾察隊在主力撤離後英勇捍衛如果人民的英勇事蹟。當話題轉到對東北解放區的觀感時，華東的代表們都讚譽東北解放區工業的迅速開展。如某地紡織廠在我軍進駐時，只有一萬五千紡錠子，三個月後，不僅全部修復，且增加到兩萬個錠子。代表們對於鐵路員工百倍努力的搶修鐵路橋樑，連續兩年假期不休息的工作精神，一致表示欽佩。

（新華社東北電）